

冬天！

原创 轩轩 辰界时 2020-11-18 20:28

剪辑作业混了喜欢的三部电影，配乐是世推给我的《The Post War Dream》。去年跨年左右我看完了《青之炎》，朦朦胧胧记得二宫和也站在便利店荧光灯下的脸。导演大手笔。

我和世还是像小时候一样，喜欢给对方推自己的心头爱。上个月我们打了段长电话，聊了许多初中往事，我跟她讲自己夏天拍了一个短片，主角都是熟人。突然想起忘记发给她，赶紧从百度云找出来推过去。

世说，我的第一体验是百度云在线观看真他妈卡。

然后我们又打电话聊片子，她说自己最近在做一个马原微电影，量变质变之类。我说我没学过马原，她大叫，你怎么没学过，高中政治第四本书你没学过？

我方才如梦初醒。

17年转文，老师正好教到哲学，文综三科，地理被我阶段性放弃，政治最头疼。抱着薄薄的蓝色五三，去省图写到闭馆，再跑到楼下咖啡馆写到天黑。后来高三压力超负荷，感情上状况百出，我每天起床给自己念意识的重要性。或者梦魇缠身，闭着眼睛背核心价值，成效斐然。

隔着手机，世跟我吐槽学校的变态规定，听她语气又乐在其中。

重庆这几天开了光一样阳光明媚，十几天没落雨。树叶都利利索索地掉进石砖缝里，不再拖泥带水，踩回家要拖好久地。有时竟能闻到死灰复燃的桂花香。

最近有些不可名状的快乐——虽然我的生活一如既往得一塌糊涂。上周二走出教学楼，吃完晚饭再赶去学院上课到十点，我的头脑突然像被轻轻扫了一扫帚。还有一天坐在出租车上盯着来来往往的路人，明明是堵车堵到迟到，却感觉阳光从车窗外直接漫溢到身体上上下下的四肢里。

十一月忙得够呛，主要还是前两年太闲，学校的排课机制简直有毛病，把专业课都堆在热情消耗殆尽的大三。去年和前年的十一月我都把自己废成了一滩死猪，除了期末作业没有什么能把我从床上拉起来。今年我起先痛不欲生，惶惶到手抖，强迫症从疯狂洗手到蜕皮，变成了玩手机疯狂按home键……现在又觉得我行了，虽然连续两次汇报都被不同老师骂到在讲台上抑制眼泪喷涌，但出了教室继续和室友谈笑风生。她说，咱俩每次作业都可拉垮然后还可高兴。

我好像接受了“站着就比躺着更值得歌颂”。那天我走在树叶刷刷掉的盘山路上，环顾四周没有荡起一丝诗情画意。我确认自己依然对重庆不满，这就不错了，不满意就是生命力。

奇妙的是（值得歌颂的是），下半年我没有一秒钟为感情神伤过。

夏天见了赌气一年多没见的人，他说你要坚强，我为这句话不坚强地哭了一晚上。小学五年级，世一针见血说我玻璃心，我们当时锁好门，穿过学校洒满阳光和希望的走廊。我就这样揣着我的玻璃心，一路破碎一路流泪地走过比走廊还长的时光。

在太原读书那几年，每天上学都要走二十分钟的路，我经常走着走着就想蹲下来，蹲成一根电线杆或者一颗蘑菇。高三有次喝了酒，冷风迎面吹的路上我站住不动，问他我是不是一根电线杆。他一边笑我一边拉我走。过了几年他暖风拂面地跟我说，你要坚强。

当时我刚隔离完回国，面对亲朋好友，幸福得接不住。勘景，拍摄，大晚上和宁哥看亲贤街淹成一条五彩斑斓的河。大家都很卖力，熬了许多大夜，在酒店房间，在杰的厨房，在落雨的大马路上……

记得最后一天我和小岩从打烊的万象城出来，坐在一家空无一人的酒吧里，正对着阒寂无声的街道。凌晨的睡意飘来散去，他突然说，一个月了，好快。

我慌张地看着黑黑绿绿的工程文件，百感交集。导出文件，拔下电源，再过几个小时又要回重庆上学。他说你看一个月过得这么快，咱们冬天见。

冬天很快就到了，也很快就会过去。

开学第一天，我跟小黑说我紧张。她说你是在紧张自己听不懂老师讲的中文吗？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一种疏离，它源于我和同学隔绝太久，或者是上半年听不懂英文带来的深深挫败。九月我丧得可以，但冬天真正到来的时候，也没有什么再让我恐惧。

我已经明白紧张和崩溃都只是一种情绪，拍《夏日长》的后三分之二，我每天在家流足眼泪，然后出门抱着分镜拍到第二天。我并不觉得自己神采飞扬就会拍得更好——情绪它，只是情绪。

我不再对一些回忆敏感了，有时还会自发地躺进去。回忆里有许多明媚的日暮时分，世跟我她脑子里的好故事，有时候是反过来。

我们期待未来有所发生，又盼望什么也不要发生。如果有背景音的话，我想那一定是当时我们都未曾听过的 《The Post War Dream》。

